

新经典文库

安德烈的晚上

春风文艺出版社

◎铁凝短篇小说代表作



铁凝短篇小说代表作

新经典文库

安德烈的



上

春风文艺出版社

◎铁 凝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德烈的晚上/铁凝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1

(布老虎短篇小说)

ISBN 7-5313-2833-X

I. 安… II. 铁…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2385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024—23284393 购书热线:024—23284402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www.chinachunfeng.net

选题策划部 主页:xuanti.chinachunfeng.net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148 mm × 210 mm

印张:7.625 插页:2

字数:180 千字

印数:1—15 000 册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韩忠良

王维良

责任校对:高 辉

封面设计:张志伟

牛亚勋

版式设计:马寄萍

定价:1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铁凝，当代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中篇小说《麦秸垛》《对面》《午后悬崖》《永远有多远》《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短篇小说《哦，香雪》《孕妇和牛》《马路动作》《安德烈的晚上》以及散文、电影文学剧本等百余篇、部，三百余万字。

1996年出版五卷本《铁凝文集》。

其小说多次获得国家级文学奖：散文集《女人的白夜》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电影《哦，香雪》获第四十一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春片最高奖，电影《红衣少女》获1985年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

部分作品译成英、法、德、日、俄、丹麦、西班牙等文字。亦有小说在香港和台湾出版。

序：诱惑我一生的体裁

铁 凝

我的写作是从短篇小说开始的。即使后来写作了几部长篇小说，我也从不认为短篇小说创作是营造长篇小说的过渡和准备。

短篇小说在今天，有时候会被误认为是一个作家写作实践的陪衬。今天，人人都感到时间是局促的，光阴如箭一般。但很多人却在这局促的时间里读着长篇小说，忽视着似乎无须太多阅读光阴的短篇。这让我想起有位作家在给亲人的信中说：“请原谅我把信写得如此冗长，因为我没有时间写得简短。”是的，原来写得简短是需要时间的，读简短的文字更需要时间的从容与沉静。短篇小说给人的挑战就在这里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实在不是一部长篇，而是一连串的短篇。一部长篇有它看得见的终极，一连串的短篇则有它不可预测的无限。这又是短篇小说给人的诱惑了：世界上本不存在一气呵成的人生，我们看到的他人和自己，其实都是自己和他人的片断。这些片断或者是隐蔽、琐细的，也常有一种来得急去得快的无序，它们每每令人猝不及防，令人无暇观瞻。好的短篇小说诱

惑我们细品这人生和世界的犄角旮旯儿，我们内心深处那些琐细而又深重的“无序”。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时间虽然永远局促，生命也永远值得我们细品。

这需要写作者奋不顾身地花费时间磨砺自己，需要我们对短篇小说的实践怀着谦虚之心和耐烦之心。

2004年7月18日

目 录

001	序：诱惑我一生的体裁 / 铁 凝
001	谁能让我害羞
017	逃跑
031	有客来兮
048	小嘴不停
060	晕厥羊
071	巧克力手印
082	阿拉伯树胶
097	安德烈的晚上
110	小郑在大楼里
121	省长日记
133	树下
143	第十二夜
154	B城夫妻
164	马路动作
174	砸骨头
183	孕妇和牛
190	笛声悠扬
200	小黄米的故事
212	蝴蝶发笑
221	寂寞嫦娥
236	附录：铁凝短篇小说总目录

谁能让我害羞

女人吃过早饭就一直在打电话。她打电话不是坐在电话机跟前，她是拿着话筒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地打——客厅里有一部无绳电话。她这种溜溜达达、东瞅西看的做派似乎基于两个原因：一来可以顺便浏览这套面积不小、亮亮堂堂的新居，哪儿还缺点什么？哪儿还不太顺眼？或者哪儿都顺眼什么也不缺。其次她好像在模仿外国电影里那些打电话的人，尤其是那些女主人公，她们在打电话或者接电话时，大多是提着电话满屋子乱转，长长的电话线在她脚前或者身后一路扭动，看上去显得潇洒，还有一种心不在焉的自得。女人此刻就有点自得，可她不想承认，她感觉自得是一种轻浮的心态，她感觉她的心态比自得要高。女人不到四十岁，一个模仿欲和创造欲兼而有之的岁数。

溜溜达达的女人拐进厨房，发现饮水机上的那只淡蓝色的空水桶，想起该给车站打电话

叫水了，于是尽快结束了眼下这个本来就内容空泛的电话。她开始拨水站的号码，却怎么也要不通，话筒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不给情面、呆板乏味的声音：您拨的电话号码不存在或已变更。女人的脾气有点上来了，这种名叫“清灵山”的矿泉水是厂家上门推销时被她接受的，几天前她还打电话叫过水，怎么会“您拨的电话号码不存在呢”？那么就是“或已变更”？这就更不像话了——变更了电话号码为什么不通知客户，不知道我们每天要喝矿泉水啊。女人又打“114”查询，“114”说“您查询的号码未作登记”。女人气愤了，“黑店”“野店”之类的词汇咕嘟咕嘟直撞心口。她想起就在上次，听从那个送水的小男孩的建议，她从他手里买了十张共一百块钱的水票。当时她也觉得方便，每次付给送水人一张水票，比每次都要预备好合适的钱省事。敢情这是水站的一个小伎俩啊，他们一次性骗走所有用户的人民币，然后就这座城市消失了。女人想着，随手拉开灶台旁边的一只小抽屉，拿出那沓比扑克牌略窄的、价值一百块钱的水票。是啊，水站的电话号码若是存在，它就还是钱；不然呢，它就只是一沓废纸了。这时女人看见“废纸”上赫然印着“清灵山”矿泉水送水站的地址：本市某区某某路某某号。原来这水站是有出处的，她怎么从来没有注意过水票上的地址呢？当你可以用电话召唤对方为你服务的时候，地址的确显得并不重要。但是此刻它重要起来。女人估算了一下，这个地址距她所在的小区大约六公里左右，在一座中等城市，这是一个不算远也不算近的距离。女人决定按水票的地址去找这家水站。也许是为了那一百块钱（她在心里已经把它作废），也许是为了自己作为顾客的被戏弄。女人有理由认为自己已被戏弄。这感觉她并不陌生，火爆而没有信誉的商业，富裕却并不安稳的生活，经常被她交叉体味。所有的许诺都是可疑的，包括物业公司承诺的二十四小时热水供应也从来没

有百分之百兑现过。可是他们却知道先把满院子的保安武装得像那么回事，保安身穿配有金色肩章和绶带的深蓝制服，头戴红呢贝雷帽，时不时地排起队在楼前巡逻一阵子，演戏一般。难道没有满足物业公司和业主双方的虚荣心吗？难道还有什么不够？女人哪，最受不了的就是保安头上的红呢帽，特别当她正要洗澡水龙头里突然出不来热水时。她胡乱抓起浴巾裹住赤裸的身子给物业值班室打电话，他们通常的回答是“对不起正在抢修热水管道”。这时女人坚信那个接电话的值班员头上一定也歪扣着一顶红呢贝雷帽，煞有介事而又不伦不类。

就这样，女人想想这儿想想那儿，怀着一腔的不快把自己穿戴整齐，锁好家门，乘电梯下楼，开车去寻找那个可能已经失踪的水站。她顺利地找到了某区的某某路，原来这是一条拥挤、嘈杂的肮脏小街，集中着土产批发一类内容的密密麻麻的店铺，笤帚、簸箕、墩布、卫生纸，品质可疑的所谓不锈钢盆、碗，还有菜刀、剪子、铁锅、塑料桶……波浪似的翻滚在小街两旁的便道上；掺杂在其中的小饭馆也不甘寂寞，炉灶快要戳到了马路中央，大馅水饺、小笼蒸包和油泼面在各自的锅里冒着腾腾热气，笼络着这街和街上的人，致使油腻的地面上处处污水横流。女人放慢车速，留神着门牌号码，她想，正因为这条小街是如此地放肆和热闹，这里的任何一间小铺子或说“公司”才特别容易说没就没了。就在这时，她看见了“清灵山”三个字，“清灵山矿泉水某某路分公司”的大字招牌就在一间小门脸儿的门楣之上，在小笼包子和油泼面的油腻气味中确凿地存在着。女人把车停靠在路边，躲着便道上蜿蜒的污水走进水站。在堆积着水桶的房间里，那个小男孩——上次给她送水的那个，和两个同伴围住一张两屉桌，一人捧着一只比他们的脑袋大不少的青花瓷碗正在吃面，油泼面吧。当他发现女人进屋、把脸从面碗挪开时，腮边还沾着一

片墨绿的菠菜叶。

女人的心定了。看来这水站没有戏弄她，水票上的地址是真实的，而且，那被用来吃面的两屉桌角摆着电话呢，蒙着灰尘的电话。她扫了一眼腮边沾着菠菜叶的小男孩，不知道怎样称呼他。他显然还算不上个男人，但用“小男孩”招呼他也太过稚嫩，至少他不是个童工。“小伙子”吗？透着点鼓舞和褒扬的意思，女人没有这种意思。他不超过十七岁吧，有点鼠相，有点孱弱，面目和表情介乎于城乡之间，皮色发暗，一个营养不良的少年而已。对称呼这样一个人物其实何必太费斟酌，用得着吗？女人于是冲少年“哎”了一声，“你”，她说，她对他发表了一些谴责的话，谴责水站变更电话不通知客户。少年解释说从前那个号码是借别人的，现在人家不让用了，老板只好去申请新号，老板说了，新号码很快就能办好。接着他又呜里吗咚向女人道了个“真不好意思”之类的话，仿佛刚被这个城市教会，运用尚欠自如。女人不耐烦地听他的道歉，只说你不是给我家送过水嘛，下午3点以后请你给我送一桶水。你们的顾客登记上有我的地址。少年殷勤地答应说他知道女人的住址：湖滨雅园五栋801。女人心里笑了，不是笑少年那不错的记性，她想这本是一个没有湖泊的城市，她那个小区还非叫湖滨雅园不可，一时间小区连同小区的业主都有那么点虚情假意，那么点连蒙带唬，不是吗？女人得意自己这瞬间的自嘲，有自嘲能力的人就是那些在生活中占据主动位置的人。她就是，她觉得。

少年目送女人开车远去，特别注意着她的白色汽车。他不知道那车是什么牌子，但这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开着汽车的女人光临了这个水站，这间破旧、狭隘的小屋。她带着风，带着香味儿，带着暖乎乎的热气站在这里，简直就是直奔他而来。她有点发怒，却也没有说出太过分的话，并且指定要他给她送

水。她穿得真高级，少年的词汇不足以形容她的高级。少年只是低头看了看自己，原来自己是如此破旧，脚上那双县级制鞋厂出产的绒面运动鞋已经出现了几个小洞。少年对自己有些不满，有些恼火，他回忆着第一次给女人送水的情景，基本上没想起多少。只记得房间很大，厨房尤其大，简直大过了他姑姑家最大的房间——少年寄居在姑姑家，和表哥挤在一间六平方米的小屋。女人的厨房比六平方米大两倍吧，少年弄不懂做饭的屋子为什么非得这么大不可，开间饭馆都足够了，而且，厨房的洗碗池前竟然还铺着地毯（防滑垫）。竟然还铺着地毯！给少年留下记忆的还有女人的孩子，那么小的一个孩子——可能五岁——就拿着手机当玩具玩儿，当女人要他放下手机时，他就很悲哀地对女人说，为什么我总是不能痛痛快快地玩呢，为什么我总是不能痛痛快快地玩呢！我要打“110”了……“痛痛快快”和“110”给少年留下了印象，比女人那套让人眼花缭乱的房子留给他的印象要深。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毕竟离少年太远了，而孩子所说的痛痛快快倒叫他觉得有趣，他就总想痛痛快快地不送水了，痛痛快快地闲呆着。一桶水五十斤重，他送一桶才挣八毛钱。生意最好的时候他一天送过九桶，挣过七块二毛钱，表哥立刻要他请客吃烤羊肉串。他这一天的工资连买一桶矿泉水都不够，一碗油泼面也得两块钱，少年的姑姑家不管饭，他一天至少要在外头吃两碗油泼面。有时候，特别是当要水的人家住在五楼或六楼，他扛着水桶一级一级爬楼梯的时候，他就会心生愤懑：这些人为什么一定要花钱喝矿泉水啊纯净水啊，水管子里的水怎么了有毒了吗有毒了吗？毒死他们才好呢。少年的想法有时候无边无沿。不过他知道他不能去毒死“他们”，“他们”会打“110”报警。当他在半年前来到这城市谋生时，表哥给他讲过“110”的作用，从此他知道，他独自在外遭遇紧急情况随时可打“110”。问题是他能有

什么紧急情况呢，他最大的紧急情况就是缺钱，缺钱就不能痛快，“110”能帮他弄钱吗？但是现在，少年还是准备去给湖滨雅园五栋801的女人送水，这些人如果都不喝矿泉水了，他就连那一天七块二毛钱的人民币也挣不出来了。刚才那几个和他一起吃面的同伴在这时冲他开起粗俗的玩笑，找你来了人家找你来了，他们说：看上你了人家看上你了，他们说。少年的心可能为此忽悠了一下，他不能解释他这陌生的忽悠到底源于哪里，他只知道现在他和他的这几个同伴好像不一样了，他也有些后悔跟他们一块儿凑在水站吃那碗油泼面，为什么要让女人看见他手中那碗浮泛着几片茼蒿菜叶的面条？他还觉得他必须要换一身衣裳了。

女人在下午3点听见门铃响，她开了门。少年肩扛水桶站在门口，显得有些怪异。少年还是那个少年，他的脸相和表情都被她认了出来。女人经过瞬间的审视，发现少年的怪异来自他的打扮。上午她并没有注意他的服装，他的服装他的脸相和那间昏昏暗暗的水站相辅相融为一体，天然的合拍，谁还用得着特别留神他的衣裳呢。此时此刻的少年换了装，穿一身于他来说显然过大的西服，簇新的，面料低劣的，没有经过定型处理的，支支棱棱的，把他的脑袋比照得更小，让女人感觉不是少年扛着水桶，而是这套西服本身扛着一桶水。她让他进来，房间里顿时响起一阵巨大的“咯噔”声，女人看看少年的脚，那脚上是一双偏大的硬底皮鞋——他的崭新行头的另一部分。她提醒他换鞋，他像假装没听见似的咯噔咯噔一路向前然后拐进厨房，他那由于过长而挽起两折的裤脚堆积在鞋面上，单看这两条腿的下部，仿佛这个人已经松开裤腰褪下了裤子。女人没再坚持要他换鞋，经验使她猜测这少年的脚也许很臭，如同物业公司那些来修暖气和水管的工人，每次他们走后她都要开窗换空气。那么，不换也罢，让臭脚

就盛在他自己的鞋里原封离开吧。由于这身并不合体的服装，少年干起活来显得笨手笨脚，他自己浑身上下窸窸窣窣窸窸窣窣，撕扯着水桶上的塑料包装膜也窸窸窣窣窸窸窣窣。当他终于鼓捣清楚，想要抱起水桶将它安插到饮水机上时，女人说，等等。

少年放开水桶回转过身，见女人手里举着一块耀眼的白棉花，蘸了酒精的。她对他说，我要把水桶接口的这个地方消毒。你的手不要再碰这儿了。

少年说，这些水出厂时瓶口都是密封的。

女人说，谁告诉你的？

少年说，我们老板告诉的。

女人不屑地撇了撇嘴，毫不犹豫地用棉花狠擦起水桶，就像以这个动作告知少年，她不会相信他的老板乃至他们工厂里所谓的“密封”。就在今天上午之前，她还没有要给矿泉水桶消毒的打算；就在今天上午之后，她滋生了这个念头。她并不特别责怪水站设在那么一条污水横流的乱糟糟的街上，你以为你在光线明亮、环境舒适的大型超市里购买的东西都源自光线明亮、环境清洁的地方吗？女人在电视台作着一个栏目的制片人，对这些事情本来知道不少。她弯腰擦着水桶，视线很自然地落在身边少年垂着的手上，这是一双多么脏的手啊，就是这样的一双手，到处送着要被人喝进嘴里的水。女人直起腰来，她想，手中这一百块钱的水票肯定是退不掉的，用完这沓水票之后她一定得换一家。那么，少年的手脏与不脏根本上就和她关系不大了，就像他这身大而无当的古怪的西服和脚上的大皮鞋与她无关一样。他为什么要这样，她并不关心也没工夫关心，下次送水的人也许西服更大，双手更脏。

女人完成了消毒程序，指示少年安好水桶，撕给他一张水票，少年却还站着不走。他磨蹭着不走，是因为有点懊丧。这身

“行头”是他中午专门回姑姑家偷出的表哥的礼服，他以为这礼服应该能配得上他下午的送水，出入女人那样的人家，应该由他身上现在这样的衣服。还为了什么？用这样的衣服来抵消上午女人对他们水站的造访吗？来模糊女人看见他手捧着油泼面狼吞虎咽吗？少年没有能力归纳自己脑袋里的乱七八糟，只是一个劲地懊丧。女人分明没有留意他的新装，反倒使劲擦起水桶那密封过的瓶口，已经是嫌恶他的意思了。而这少年的内心还谈不上十分敏感，判断力也时常出错，他固执地认为自己的“改头换面”尚嫌不够，他又想起了属于表哥的几件时髦玩意儿。这时他听见女人说，你还有什么事吗？少年解释说他只是想告诉女人，她如果再要水可以呼他，他有呼机。女人有些奇怪地说，你说什么？

少年很为女人的奇怪表情感到高兴，他愿意她对他产生兴趣。他再次告诉她呼机的事。

女人说，你的意思是不是你们水站的电话还有很长时间不能接通？

少年说不是。

那我为什么要呼你呢？女人说。

我是想说，这几天你要是用水就可以呼我。少年说。

用不着。女人说，五天以后你再给我送一桶就行了。

那你不用记我的呼机号了？少年说。

不用。女人回答得很果断。

她有些厌烦这个送水的少年，他以为他是谁？还让她呼他，难道谁都配被她呼吗？即使她真的断了水，和所有水站都联络不上，家中水龙头里流出来的不也是水吗？时间倒退十年或者二十年，女人以及这城市里所有的人喝的是什么？就是自来水管里流出的水啊。在女人更小的时候，她的童年时代，住在一座筒子式的宿舍楼里，所有人家共用着走廊尽头的一只水管，夏日的晚上

她从来不在家洗脚，她总是穿着凉鞋到那个共用的水管子底下去冲脚，冲完脚，再就着水管喝一通生水，这是被大人禁止的，大人要求她喝凉白开。但她和她的朋友们都这么冲脚都这么喝水。她们发育正常，没被毒死，成长得也很健康。回想从前女人心中漾起暖意，不过也仅仅是回想而已。如今她已为人母，她决不想让她的宝宝喝着水管里的未达国际标准的生水长大。她的常驻国外做生意的丈夫年节时回家，甚至都水土不服了，烧开的自来水他喝了都会腹泻。所以女人需要有人送水，最终她才能忍受那些送水人。

五天之后，少年又来了，仍然穿着西服和皮鞋，脖子上又添了一条花格围巾，使他看上去格外臃肿。女人为他开了门，接着，一切如同上次。仅在付水票的时候，女人多问了他几句话。也许她只是念他遵守信用，也许她只是没话找话。她问他送一桶水挣多少钱，他说八毛；她问他一天能送多少桶，他顿了一下，很想同这个女人胡说八道一次。然后他昂起头说，最多的时候，他一天送过六十桶水。他想让她不要小瞧他，还要告诉她，他一天挣的并不少。可惜女人是心不在焉的，她不想知道六十桶水对一个少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要付出多少时间和多大的体力，也不想算算六十乘以八是多少钱。她和他说了几句话，只是想填充一下他离开之前的这点空白。所以他胡说八道还是正儿八经对她来说都一样。所以她就顺嘴搭腔地说，噢，六十桶。

女人的顺嘴搭腔以及她搭腔时表情的平淡仿佛伤害了少年，原来他如此巨大的谎话和谎话里如此巨大的数字都不能震撼女人，甚至，就连引起她嗤之以鼻都不可能。这儿没他什么事儿，这儿从来就没他什么事儿啊。可他为什么还不走呢。他觉得口渴，他对女人说他想喝点水。

女人用下巴朝洗碗池那儿轻轻一点，当然只能是洗碗池那

儿，在那个配有粉碎机的双槽洗碗池上方，伸出一只造型别致的脖颈长长的炫目的不锈钢水龙头。少年来到那个被指定的地方，有点恍惚地歪过自己那满是尘土和头皮屑的小脑袋，把嘴伸向那个冷冰冰的龙头。

又是五天过去了。少年的日子不太愉快。他的表哥已经发现自己的西服皮鞋之类不断被少年偷穿，而且弄得挺脏，表哥为此和少年打了一架，从此把自己认为值钱的东西都锁了起来。论打架，少年不是表哥的对手，膀大腰圆的表哥一把就能将少年整个揪起来揪得双脚离地。然而打架本身并不可怕，平日里少年最怕姑姑对他说那样的话，姑姑经常抹搭着眼皮对他说，你可是白住在我们家啊，再这样……少年知道下边的意思，他随时可能被赶出姑姑家，要想在这个城市里混，他的前景只能是自己花钱出去租房。但这时的少年，思维是混乱的，情绪处于一种茫然的亢奋，以至于，他刚向表哥讨了饶，表哥刚出家门，他就有一种强烈的要撬表哥的箱子的欲望。他这欲望比他的讨饶更为坚硬，突如其来而又不计后果。他撬了表哥的箱子，打扮好自己，能披挂的一切都披挂在身上，他不仅围上了表哥那条格子围巾，还胡乱抽出一根花领带系在脖子底下。一串穿着折刀、剪子和假手机的花哨的钥匙串他也别在腰上，最后他胆大妄为地拿起表哥的随身听揣进衣兜，把那副黑沉沉的大耳机套上脑袋堵在耳边，他就这样背着姑姑，鬼鬼祟祟，小耗子一般臃肿而又麻利地直奔水站而去。

少年骑车驮着一桶新水去给女人送水，一路上磕磕绊绊。先是后轮胎不知让什么给扎了，他只好推着自行车找修车的补胎。当他再次上路之后，他的耳朵里就灌满了《心太软》的歌声。音量太大了，快要把他从车座上掀下来。这样也好，因为忽然之间